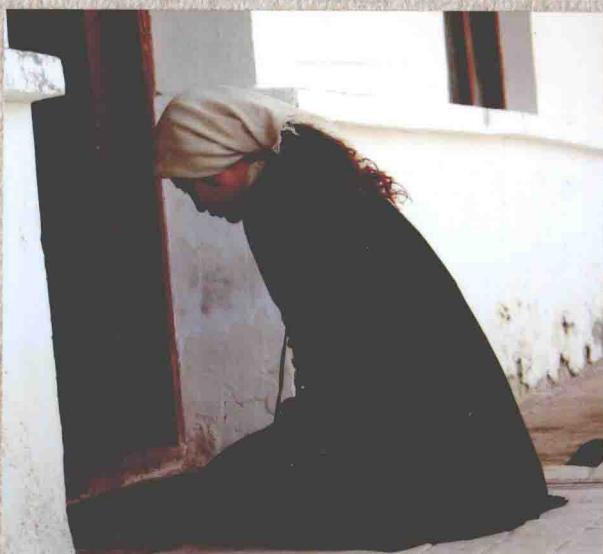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帕蒂古丽 著

年度最佳散文奖获得者长篇纪实散文



يۇرت ئۇستىلى

كىتابخانىسى، ئامانەت
سەئىدىيە ئىلمىي نەشرىياتى

隐秘的故乡

ئىلمىي نەشرىياتى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隐秘的故乡

帕蒂古丽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隐秘的故乡 / 帕蒂古丽著 ;

徐渭明摄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3. 10

ISBN 978-7-80769-078-8

I. ①隐… II. ①帕… ②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9075 号

隐秘的故乡

帕蒂古丽 著

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策 划 王 水 王春霞

责任编辑 王 水 张 浩 装帧设计 张亚力 迟 稳

图片摄影 徐渭明 方 寅 书名题字 阿扎提·苏里坦

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: 100011

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制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695mm×995mm 1/16

印 张 7.75

印 数 1-6000 册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69-078-8

定 价 35.00 元

目 录

序言

- 001 有多少秘密可以跟人分享

河坝

- 006 牛虱·刀子·绳子
012 肉与铁的对峙
017 老河坝

村庄的隐秘

- 024 变种者
044 隐秘的事情
052 混血的日子

大梁坡的汉子和婆姨们

- 062 图尔逊
066 亚森
074 尤尤
085 马圈
091 气味

家族的隐秘

- 106 小姨
110 诵经声里的外婆

- 114 麦草褥子
117 高处的声音
122 一堵墙用裂缝说话
125 忌日的白毛巾
127 殁了的姐姐
131 妹妹
139 失散的弟弟

模仿者的生活

- 158 思念的重量
178 模仿者的生活
195 苏醒的第六根手指

一种隐蔽的“战争”

- 216 敌视——女儿的故事
220 改变——我对女儿的修改
223 感悟——自尊与自省
225 理解——因为爱和宽容
226 战争——亲情庇护下的争论没有输赢

后记

- 229 我就是一只断了尾巴的蜥蜴

序言

有多少秘密可以跟人分享

刘亮程

帕蒂古丽的这部书中所写的大梁坡村，是新疆沙湾县北部的一个村庄，在地图上可以找到名字。书中写的故事，却只发生在帕蒂古丽的生活和记忆里。帕蒂古丽是大梁坡的女儿，这个被野蒿和玉米地包围的村子，给了她一段隐秘的早年记忆。长大后她在外上学上班，越来越远地离开家乡。她本来没打算写这些故事，成长留给她的东西难以言喻。这样的往事，或许遗忘是最好的。可是，多少年之后，在遥远的异乡，有关大梁坡的记忆回来了。这时的帕蒂古丽也已经长大，有力气面对自己的过去了。

不是每个村庄的生活都有人记录，不是每个人的记录都有意义。土地上的故事是用来被遗忘的。就像尘土飘起落下。就像今年的玉米覆盖去年的葵花。一茬人被忘记，只是几十年的事。土地所做的是埋藏。埋掉的在土里，新生的在地上。土地用土记忆。优秀的文字都在拨开尘土，让沉睡的事物重见天日。

帕蒂古丽通过对个人成长经历的书写，揭开了一座新疆村庄的尘封记忆。

这是一个由汉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和回族共居的村庄。在新疆，这样的村庄很平常，大家在一个村里，从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

似乎天生就知道怎样跟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和睦生活。

古丽的父亲是维吾尔族，母亲是回族，她从小上汉语学校，但她的思维却是维吾尔族的。在她充满维吾尔族味道的独特文字里，地处北疆的大梁坡村有了一种特殊的气息。夏天，太阳下的苞谷和女孩的青乳一起饱满；灿烂的向日葵和村里女人在同一个中午开花；戛了的人因为欠债被长久地念叨；人跟羊跟一片艾蒿保守着同一个秘密；在铺满稻谷的土炕上睡一个冬天后，连最小的弟弟都突然长大懂事了。

如果不是有这些文字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个村里女孩是怎样长大的，那些难以想象的发生在水渠边、苞谷地、草垛和大土炕上的故事；被大人忽略的不在他们眼皮底下的白天黑夜；只有自己知道的女孩身体和心灵的动静，怎样的讲述可以复原早年的自己，怎样的文字能够缝合一个四面漏风的村庄记忆。

这些文字的价值在于，她小心地触摸到生活的某一处真实。她感知到的那一点点童年之疼，让我看得心疼。她捕捉的那个上午的阳光是不曾照亮过我的，她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我愿意为她守护。我们一直活在自己不能感知的生活里，那些触摸到生活真实的点滴文字，都会被我用心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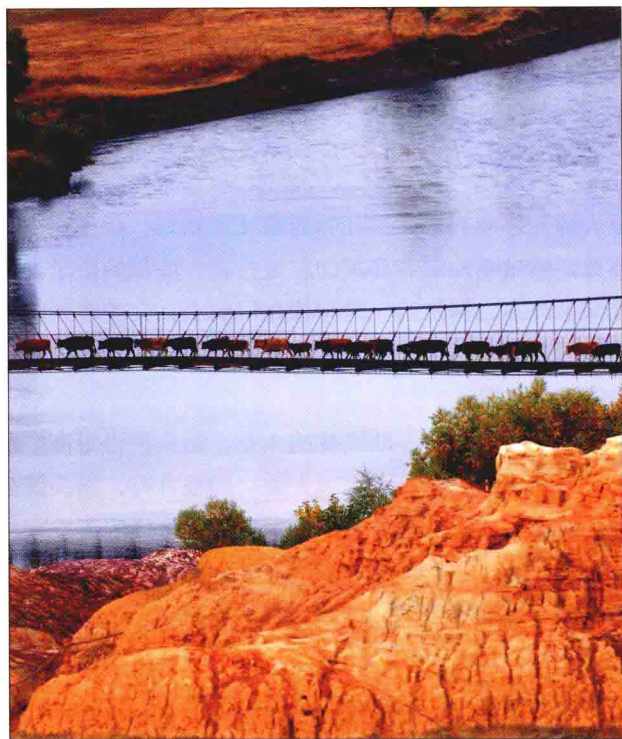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是我们自己的陌生人。那些只能跟羊儿分享的秘密，或许永远不会说给人。但是古丽说了，说得美丽而天真。肯定不是所有的女孩子，都这样秘密地不为人知地长大。但是，对于别人的成长，我们又知道多少呢。我们中的一些人，真的就这样长大了。

优秀的文学都在与人共享人的秘密。这需要自信和勇气。我不知道这些文字译成维吾尔文会是什么样子。同样的生活，在另一种文字中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？这部书除了非常罕见地写了一个乡村女孩的成长秘史，她还首次以一个维吾尔族作家的身份，撩开新疆一个多民族共居村庄的面纱。帕蒂古丽的大梁坡村，是新疆多民族和睦生活的

原型。土地上曾经的美好生活，也许从来都不应该是秘密。可是，谁将那些美好的过去隐藏了，或者用另一种语言简单粗糙地覆盖了它？生活之美之丰富需要一颗宽柔的心灵去呈现，我在帕蒂古丽的文字中，读到了这样一颗心灵。

（刘亮程，著名作家，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作者）

河 坝



牛虱·刀子·绳子

牛 虱

村里人避开你和妈妈，聚在邻居家比比划划，指指点点。那些声音贴着墙根，嗡嗡嗡地围着你家的院墙打转，墙根的影子也比爹爹在家的時候深了许多。偶尔有一两句撞在门窗上，又被转来转去的旋风吹跑了。人们朝你家的方向投来诡异而短促的目光，生怕声音里面的东西被你和妈妈扑捉。

邻居哈尼帕一遍遍给不断围拢的人指，指头抬得很高，几乎指到了半天上，人们在指一个自己也不太确定的地方时，指头就会抬到半天上，你顺着那个方向往远处看，只看到大锅一样的天空在村庄尽头盖下来。你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，不知道那锅盖边上有啥。

跟妈妈亲近的回族赶过来，用话语刺探妈妈：“娃他爹去了哪里？”妈妈摇头。

“爹爹去了野地。”你抢着说。

妈妈用目光制止你。

人们用暗示的眼神传递只有他们清楚的秘密，眼睛里闪过惊骇。

“给汉族人家守夜……看抹了脖子的死人，胡达呀，犯古那哈（罪）呢。”干妈的责怪似乎是对着妈妈。妈妈低头用头巾一角蒙住嘴和半张脸，像是怕胡达认出她来，降罪给她。

你不知道爹爹是给汉族人家看尸体去了，那天晚上爹爹的羊皮大衣是妈妈帮他披的，大衣口袋里你用手绢包好塞的几个鸡蛋，是妈妈一早起来给他煮的。走的时候，爹爹皱着眉毛，四处看看，像是努力在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，最后啥也没说，拉开门出了院子。

爹爹走后的三天，你没看出家里有啥不一样，妈妈跟往常一样做饭、喂鸡、饮驴，给妹妹洗尿布片子，哄睡了妹妹，妈妈给玩得满头泥土的弟弟洗澡，帮你洗头、梳头的时候，妈妈从你的头皮里拉出了一只牛虱子，牛虱子被她扯断了腿，血淋淋的，妈妈看见了血，眼睛扎疼了似的眯成两条缝，好像要把看在眼仁里的牛虱子挤出去，细密的皱纹受惊了一样向两个眼角逃过去。

妈妈说这只是母的，有蓖麻大，发白，一肚子血。牛虱子公的像黑豆那么小的，红红的，钻进牛皮要钳子夹才出来，好像嘴上有吸盘。

牛虱子在你头顶掏了一个小洞，把自己塞进去，妈妈吃力地用木梳齿把它抠出来，它鼓鼓的肚子周围，大半圈细细的腿在模糊的血肉里蠕动，妈妈捏着它，把它扔进了灶火里。你知道牛虱子是踩不死的，踩到地上踏扁了还会活过来。

妈妈帮你扎住头发，站起来去洗梳子上的血，洗完了回来坐在炕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挂在墙上的花布墙裙。

“牛虱子钻进脑子里，会把你的脑子吃了。”

“牛虱子把我的脑子吃了，我就得死了。”

“脑子让牛虱子吃了，人就疯了。”

晚上睡觉，妈妈用一根大木头棒子把房门从里面顶住。平时为了省油，天一黑妈妈就催你和弟弟上炕睡觉。那夜，妈妈点了一晚上油灯。她不住地盯着门缝看，看完了摸摸你的头，像是害怕牛虱子爬回来，钻到你的头发里。

那个小洞流了半天血，结了指甲盖大的一个疤，疤硬硬地鼓起来。

你挠头皮的时候，从头发里抠出豆子大的一个粘着头发的痂，干干的牛毛棕色。疤掉了的地方，留下一个凹痕，能盛下一个牛虱子，坑里面荒了，不再长头发。

刀 子

牛虱子吃了你的头发根，就被灶火像吞豆子一样吞掉了。

那把刀子吃掉了妈妈的脑子。它比牛虱子厉害，灶火啃不动那把刀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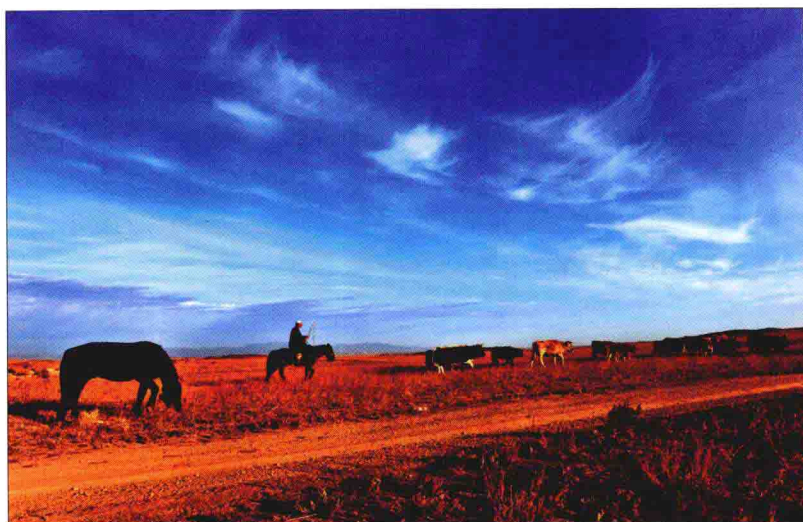
爹爹回来时，你给爹爹包的几个鸡蛋，换作了那把刀子。它从爹爹的羊皮大衣口袋里掉下来，闷闷地落在地上，刀刃裹在厚厚的干血里，像刀的伤口结了一层硬硬的痂，包裹着刀子的手绢跟血迹黏在一起，灰白的手绢像是刀子撕开的皮肤。

妈妈像烧掉牛虱子一样，想烧掉那把刀。刀子飞进了火里，你看见手绢在火里蝴蝶一样张了张翅膀，眨眼就萎成几片灰粉。刀子边缘的血痂像锅巴，被火苗嚼得噼噼啪啪，火的牙齿咬不动那把刀子，妈妈瞪着被火光烧红的眼睛，从灶火里刨出刀子。

那把刀的红光刺进了妈妈的眼睛，她的眼睛紧闭。刀光刺进了她的嗓子眼，她扯开嗓子尖叫，刀光刺进了她的脑子，她被那把刀指挥着拿起铁锤，向着刀子砸下去，刀跳起来，妈妈也跳起来。

妈妈攥住那把活了的刀子，像攥住一条蛇，她的手心里溜出一小股青烟，细细的，像毒蛇的尾巴。

你看见刀子带着妈妈飞起来，妈妈张开胳膊，赤着脚离开了地面，从家门口的尘土里飞出去，她的白帽子飘落在地上，长辫子散开，像受惊的野马的马鬃，高高地扬在扑起的尘土里。马鬃在半空里晃了几圈，没入了河坝。



那把刀子把妈妈抛进了河坝，它给了妈妈魔一样的力气，妈妈像鸟一样飞过了河坝里一房高的芦苇，就在河坝的芦苇中间，刀子丢下了妈妈，妈妈一脚踩在倒下的芦苇上，一脚插进泥沼里，停在河坝中间。

爹爹和小姨一前一后，在泥沼里张开胳膊，分开高高的芦苇，像飞不起来的鸡，向着妈妈吃力地扑腾着翅膀。你站在河坝边上，看被搅浑的泥水吐着气泡。河坝吃掉了那把刀子，噎住了，在打嗝。

你摸摸头顶心的那个坑，坑里面滑滑的，坑的边缘鼓着硬硬的头皮，手指尖陷在坑里，可以感觉到自己凉凉的。

牛虱子用一个不长头发的窝，占住了你头顶心的位置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你都担心牛虱子会回来，在你睡着的时候，吃掉你的脑子。你怕自己变得跟妈妈一样。

绳 子

妈妈疯了的那天，门前的那道绳子上一件衣服也没有晾，只有爹爹的呼叫和小姨的沉默晾在绳子上，那道绳子绷住了院子里矮矮的天空，在半天空勒出了一道淡淡的印痕。

小姨用胳膊把自己搭在门前妈妈晾衣服的绳子上，你有些吃惊，小姨好像比平时胖，身子很重，绳子的那头压下去一道深深的弯。她把脸埋在臂弯里，样子像是困极了，半个身子无力地挂在绳子上。她的长辫子有一段纠缠在绳子上，像是另一道打结的绳子。

你知道小姨不是睡着了。小姨睡着了是会打呼噜的，你看见过小姨睡在炕上打呼噜，爹爹拿了一团棉花，放在她大张的嘴里，后来小姨醒来知道了，就跑回去了，羞得很长日子都不敢再来见爹爹。

爹爹灰扑扑地扑过来，把自己交给绳子，在绳子的这头压出了一道浅浅的弯。爹爹把青筋暴起的手放在绳子上，把干瘦的脸端在手上，

仰头向天，像结杜瓦尔那样，嘴里呼求着：“胡达，你让娃他妈疯了，我一个男人家，领着三个娃娃咋办？”

爹爹说的是汉话，似乎不是说给胡达，更像是说给小姨听的。你看见院子的上方空荡荡的，半天上只有那道绳子。你只有五岁，爹爹不会想到说给你听，你想想就是把你整个挂在绳子上，也压不出像小姨那么深的弯。

你看见爹爹的话沿着绳子爬进了小姨的耳朵，小姨的耳朵就侧在绳子上，像是绳子上长出了一只耳朵。绳子听见这句话，那个深深的弯就变浅了，接着又深了回去。你感觉爹爹可以从绳子的抖动，还有小姨那头那个变浅又变深的弯度，判断出绳子那头的耳朵接住了他的话。

爹爹的声音传到了半空，最后跌落在绳子上。天空里没有耳朵接住爹爹的话。你感觉绳子的另一只耳朵，长在靠爹爹这端，爹爹说完那句话，他这头的绳子似乎吃了一惊，跳起来，一下子把自己绷直了。

小姨趴在绳子上晃了一晃，然后一动不动，无声无息地像是真的睡过去了。爹爹无助地埋下头，脸停在手上，手停在绳子上，爹爹像贴在绳子上的纸片或者枯叶，你担心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跑。

绳子晃动起来，你看看两端拴绳子的木桩子，下面的沙土里像是被丢了一窝蚯蚓，木桩开始松动。你光着的脚丫用力踩住地面，牢牢地把自己扎在两个桩子中间，像打进土里的第三根木桩，拼命地支撑住绳子上爹爹沉沉的秃头和小姨倾颓的肩臂。

肉与铁的对峙

羊·刀子

刀子悬在爹爹身上，羊的命悬在刀子上。

村庄里的铁，除了往牲口圈里钻，往庄稼地里钻，很少有别的用处。

刀子是村庄里的蛇。刀子钻进羊的脖子。刀子钻进羊的肚子。刀子在羊皮和羊肉之间跑。刀子很快，羊跑不过刀子。刀子很利，爹爹没事就磨刀子。刀子比石头还硬，羊的骨头就变得很软。

刀子满村子走，刀子不怕狗，它把整个村庄都当成一只羊。有时候，羊像是蒙着眼睛在走，迎面撞上刀子。刀子很聪明，假装自己不是刀子。刀子上抹了厚厚的羊油，粘着羊毛，散发着羊的味道，羊就会去接近它。

羊只知道吃草，不知道有一天要挨刀子。刀子丢在羊圈门口，刀子吊在爹爹的裤带上，晃来晃去，爹爹每天挂着刀子去喂羊。羊不认识刀子，只认识草。刀子假装成一段生铁，把刀刃埋在虚土里，藏进干草里，它假装躺在地上睡觉。

羊踩过去，两瓣蹄子像滑在一小块冰上，裂开一个口子，又合拢了，像眼睛睁开一下，又闭上。

刀子认识从它身上踩过的羊蹄子。爹爹不让我们从刀子上面踩过去，他怕刀子把我们当成了羊，记住了我们的脚掌，追上我们。不小